

從宇宙視角看，人類很單純

●千先蘭是韓國當前科幻領域炙手可熱的作家。

●文、攝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雨竹

韓國90後作家千先蘭：

因為母親的病症，韓國作家千先蘭發現了人類爛漫的模樣，於是寫下小說《一千種藍》，鼓舞了很多讀者。趣味性的內容亦讓她成為當前韓國科幻小說領域炙手可熱的作家。「多運動，身體好才能多創作。」這是千先蘭對年輕寫作者的忠告，特別但也真摯。

●千先蘭《某種物質的愛》

●千先蘭《一千種藍》

●千先蘭《無名之境》

「我之前就聽朋友和媒體講香港是一個美食之都，灣仔就給我這種感覺。香港也比我想像的更自由。」這是韓國作家千先蘭前因香港書展首次來港時的感受。

千先蘭生於1993年，其首部長篇小說《坍塌的大橋》於2019年出版。隔年，她的第二本作品《一千種藍》獲得韓國科學文學獎長篇小說首獎。她亦連續兩年被韓國指標書店YES 24票選為年度「年輕作家」、讀者票選「2022代表韓國文學未來的年輕作家」第一名，更成為2023年首爾國際書展「女性小說家」代表之一，是韓國科幻文學的年輕一代作家代表。她另著有短篇小說集《某種物質的愛》《無名之境》《娜仁》等。

對千先蘭而言，人類在宇宙面前非常渺小，而從宇宙的視角看人類，人類會變得更为單純，這是件美好的事。

她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採訪時分享，《一千種藍》中機器人「花椰菜」的人物靈感主要源於母親，而「花椰菜」認為自己能用一千種詞彙描繪天空多變的藍。「我媽媽患有失智症，精神狀態經常像一個剛出生不久的孩子。當她望着天空說『天空真美』的時候，她那種彷彿第一次看到天空的爛漫模樣讓我印象深刻。這是我創作《一千種藍》的契機。」

在千先蘭21歲時，其母親在某天突然因疾病暈倒，她也從那時開始長期照顧母親。在完成《一千種藍》前，她曾因太過疲累暫停了一段時間的創作，其間她也對寫作改變了看法，「與其說盡快成為一個作家，我更希望盡快寫出有趣的作品。這個想法一直維持到現在。」她憶述，曾經有位讀者告訴她，自己本來已沒有太多生存的勇氣跟意志力，但在讀完《一千種藍》後，這位讀者重新找到了生存的方向跟勇氣。這也很鼓舞千先蘭。

只想分享筆下的快樂世界

千先蘭於17歲開始創作，27歲正式出道。「我17歲剛開始寫作時，就期盼別人盡快看到我創作的那個有趣的世界。後來在27歲至30歲那三年中，我因為《一千種藍》得到了很多關

注，也因此感受到了一定壓力。『作家』這個頭銜也給我帶來了負擔。」不過現年32歲的千先蘭又有種回到了17歲的感覺，將名譽看得更淡，「最重要的還是想讓更多人看到我的作品，共享我筆下快樂的世界。」

談及對香港讀者的期待，千先蘭說：「同樣生長在亞洲地區，韓國讀者和香港讀者喜歡我作品的原因應該很相似。希望大家能透過我的作品，在亞洲女性的家庭處境等話題上產生一種共鳴。」她表示自己有觀察到亞洲女性在家庭中面對的一些不公平情況，韓國社會近年來也一直在強調女性在社會中遭遇的不平等現象，因此她將這些方面的問題融入到了創作中。

寫出令自己滿意的作品需要哪些條件？千先蘭認為最關鍵的是做到「自然」二字，「我認為所謂『好』的作品是將所有信息自然地聯繫在一起，而不是過於刻意。我目前仍在學習如何更自然地表達。」千先蘭說。

咖啡與音樂是千先蘭在寫作過程中的重要夥伴。「我很喜歡旅行，每到一處地點，我都會搜尋那裏口碑好的咖啡。」對於音樂，千先蘭分享，每當她有意進行創作時，她都會選擇播放一些電影主題曲及插曲，為創作營造氛圍，同時讓腦中浮現一些符合旋律的畫面。在平常休息的時候，她則會聽一些韓國流行音樂。

談及日後的寫作目標，千先蘭表示希望繼續創作一些具趣味性的作品。「我很喜歡於上世紀末發行、21世紀初引進韓國的日本《數碼暴龍》系列動畫。我覺得《數碼暴龍》所描繪的數碼世代很有科幻感。」在千先蘭看來，早期的科幻作品傾向於以科技為主軸，對科技的看法很夢幻，而現在的科幻作品主要以人類為中心。「雖然仍有科技元素，但焦點變為了人類如何去活用科技。」她也很期待自己的作品能被改編為動畫、電視劇或電影。

對當今社會的年輕作者有何建議？千先蘭微笑着說：「對於那些想成為作家的年輕人，我的建議是多運動，因為作家是一個非常需要體力的工作，身體好才能多創作。對於那些已經成為作家的人，也是同一個建議。」

十書介

荒野上的大師

作者：張泉
出版：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

地質調查所、清華國學研究院、歷史語言研究所、中國營造學社，它們是近代中國文化史上的四座高峰，也是學人走出書齋、走向田野的先行者。歷經十年調查，作者以這四大機構的創設發展為主線，講述考古學如何在中國誕生，重溫陳寅恪、趙元任、丁文江、李濟、梁思成、林徽因等一代大師如何於亂世中奔走，在荒野上開拓。從北洋政府到國民政府，從「北伐」到「中原大戰」，從「九一八事變」到「七七事變」，國家不斷裂變，時代疾速轉捩。亂局夾縫裏，學人卻默默耕耘，不懈進取。他們是前所未有的下一代人，不僅開創了學術的新紀元，更改變了世界對中國的認知。

安納托利亞的刺客

作者：維特多·沙博爾夫斯基
譯者：胡宗香
出版：衛城出版

土耳其是矛盾與分裂的同義詞。在這片橫跨歐亞的土地上，信仰與慾望、傳統與現代、民主與獨裁，每天都經歷千百次衝撞。認同有如一把利刃，不僅割裂國土，還侵入日常，加深你我的矛盾歧見。波蘭記者、曾寫出《跳舞的熊》與《克里姆林宮的餐桌》的沙博爾夫斯基被譽為「最厲害的說書人」，他以人物為核心、衝突為燃料，帶領我們踏上一段充滿諷刺荒謬又無比真實的旅程。他寫下土耳其人的希望與失落，也思索這個國度未知的命運，這些經驗有如多彩的馬賽克碎片，共同拼湊出當代土耳其憂鬱的容顏。

大腦切除師

作者：薩曼莎·格林·伍德洛
譯者：朱崇旻
出版：奇幻基地

二戰後的美國，精神病患被視為社會的隱憂。盧絲立誓要幫助精神病患重新回歸社會，她遇見了羅伯特，兩人因理念相近而墜入愛河，並攜手推動一項顛覆精神醫學的革命性手術——腦葉切除術。這項聲稱能「根治」精神疾病的手術迅速被視為醫界的奇跡，盧絲的醫院因此聲名大噪。連美國知名的甘迺迪家族成員，也曾接受過這項被寄予厚望的手術。然而，隨著時間過去，盧絲開始察覺異狀——手術後的病人像是失去了個性，變得遲鈍呆滯，甚至開始有自殘的現象……本書以醫療史上最具爭議之一的黑歷史手術為核心，以被社會框架規範的女性為出發視角，帶領讀者思索——當醫學熱忱化為致命執念時，你能否分清人性、瘋狂與科學之間的模糊界線，以及是否有喊停的勇氣？

尋找北極森林線

作者：班·勞倫斯
譯者：周沛郁
出版：行路出版

英國作家羅倫斯從蘇格蘭出發，走訪挪威、西伯利亞、阿拉斯加、加拿大、格陵蘭等六個地區，以六種關鍵樹種為主角，帶領我們踏上一趟深入北極圈、地理空間跨度極大的旅程，親眼見證暖化帶來的衝擊。作者帶入豐富的氣候、生態、地質等科學語彙與知識，穿插精彩的歷史典故以及民族誌般的珍貴紀錄，深入淺出，為我們從未理解過的暖化，建構出視角多樣且令人深刻的樣貌，優美而極富詩意的細膩筆觸，更是把極地的嚴寒、壯闊、神奇與脆弱毫無保留展現我們眼前。

人類為何戰爭？

作者：李察·奧弗里
譯者：黃好萱
出版：衛城出版

全球戰爭史權威、《二戰》作者李察·奧弗里寫下人類歷史的診斷證明。綜觀人類歷史，戰爭為何一再發生？是天性，還是後天環境？奧弗里根據自己對戰爭歷史長達四十年的研究，綜合了過去一百年來，人文學科與社會科學等跨領域研究對戰爭成因的解釋，從新石器時代至二十一世紀當代的戰爭，分別就生物、心理、文化、生態、資源、信仰、權力、安全等八大面向進行分析探討。

也談《詩學瓊瑰》

●文：鍾東

《詩學瓊瑰》
作者：黃坤堯
出版：萬卷樓

《詩學瓊瑰》
作者：黃坤堯
出版：萬卷樓

中國古代從來就有一種學問稱為詩學。這種學問探討詩這種文體的起源、流變、格律、派別、評論、作法。詩學源自於經學，散見於諸子、史部。《漢志》所錄六藝、詩賦、諸子各部圖書，詩學每每有之。後因鍾嶸《詩品》和劉勰《文心雕龍》單獨而專門，而被《隋志》《四庫》目錄珍視。《詩品》起於品鑒，而《文心》則多有專論詩藝之篇，其《明詩》《時序》《才略》《知音》等篇較多論詩之體、史、才、藝以及評論解說。入唐以後有以技法為核心的詩學文獻如皎然《詩式》，表現出非常注意對詩藝的總結。到宋代有標舉以詩為話題中心的詩學作品如歐陽修《六一詩話》、嚴羽《滄浪詩話》等。概言之，先秦漢魏六朝詩歌的演進催生了詩文評中的詩論，唐宋以降詩歌的繁榮催生了詩話與詩點。許多論詩之著作，後世漸趨與創作並駕齊驅。迨及近世上世紀前半葉，論詩者雖不多但俱是高手，上世紀後半葉學術復興，論詩之著隨之增多。在古時至近世豐厚的詩學成績面前，今人如何翻新而出奇？是一個高難的課題。

黃坤堯教授《詩學瓊瑰》的《文選》、唐、宋詩學部分，以詩史為主線，評論解說，又以詩體為輔線；詩畫音樂部分則以旁通其他藝術樣式為主題，可見其詩學遠有所紹承，近有所發明。這本專著除了各篇具體所寫之外，黃坤堯教授自序有提要。於書的內容，當無庸贅言，略有讀後感，呈獻於此。

《文選》所收，賦、詩與文三類。其中詩以四言為源，起自「補亡」；以五言為歸，崇尚班固「詠史」與雜詩十九首；兩種皆詩、騷之流亞，又明別於樂府、騷賦。昭明太子不錄作者傳記，但其以刪汰繁蕪，正以文存人，與劉子《文心》之書，當時共同協作，有意做文徵、文心、文史、文評，以建立梁代為文之學，而各部分雖有側重但卻又互見互含。黃坤堯先生在書中勾稽考述了《文選》詩學（詩論體系和當時詩文評關係），甚為得當。書中對六朝四言詩的興變、五言與樂府的合流、題材分類與歷史發展，都有全新的看法。又指出雜擬古詩，看似模仿，實為創作，所論很妥帖；這種題目，是善作之人方知其

中甘苦的。至於《文選》詩與京都建設及文化氣象，所論前所未發，別開生面。顯然，黃先生不是把重點放在詩體，而是把重點放在詩人，以及詩歌的歷史氛圍，也即是當時的文化生態上，這種研究策略，是值得學人借鑒的。

「李杜文章在，光焰萬丈長」，詩學永遠繞不開李白和杜甫。李白入都、李杜交誼、杜子詩心和晚年心態，都是學界共同關心的話題，是在研究盛唐詩歌時無不必須提供自己意見才能算數的。書中提出盛唐詩歌起於高、李、杜的梁宋之遊，也對李白入都三次的學術看法作了辯論提出新見，認為杜甫湖湘前後心態不同（悟得超脫，不再沉鬱）、晚節詩律細（雙聲疊韻）事出有因，都是清新而獨到的見解，為讀者提供了與以往對盛唐詩家代表人物的不同詮解。在方法上，黃先生特別注意對意象（例如「撫孤」「龍鳳」）的分析，通過語言意象切入詩歌情感世界，這是深得詩歌藝術特徵的做法。

「宋人生唐後，開闢亦難為」，但宋人有一代之詩歌，終有不同于唐代的自己的面貌。黃先生通過考述歐陽修、王安石、蘇軾、黃庭堅，從而勾畫出了北宋風流，也即在唐之後宋代擁有自己的時代精神。歐陽有邁李之作如《廬山高》，而文宗韓愈；王安石崇尚子美，而有卑青蓮；蘇軾則步趨李白而氣過之，獨得三百年之樂；黃庭堅詩宗杜甫，別開一派。書中對於學人之前不太重視的《三劉家集》的評論解讀，可見理學為心，弘揚正氣，賦予了宋代士人精神的高度，真是獨具慧眼。對於周邦彥作為政壇、詞苑、詩林的位置，書中也作了非常好的分析評判，認為其詩融會唐宋，詭異艷麗，在宋代有獨特地位。又以陳後山為例，說明宋代詩學的雅俗替變、正奇相生的現象。這些都是對於宋代詩歌個案研究的示範。

古代藝苑的琴詩書畫往往有人兼擅，而詩詞曲三種文學更是一家三兄弟。藝事一家親，正如蘇軾曾論王維詩中有畫畫中有詩，相異又相通。自清代至於晚近，文人集諸藝於一身人數更多，詩畫互相生發，詞曲同為藝珍。對於這種現象，黃先生在書中另列一目論之，也是他自己長期浸淫於書畫而折射於文學歷史研究的自然所為。書中